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「美绘少年版」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



施耐庵◎原著

*Shi Nai'an's Water Margin*  
YUWENXINKEBIAO BIDU CONGSHU

# 水浒传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浒传：美绘少年版 / (明)施耐庵原著；樊虎改写.  
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2008.12  
ISBN 978-7-5371-6057-5

I. 水... II. ①施...②樊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—  
缩写本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92693号

## 水浒传 原著 / 施耐庵 改写 / 樊虎

---

责任编辑	许国萍 刘悦铭	美术编辑	许国萍 马鑫
技术编辑	李建勋	插图	孟宪龙 曹尔刚
装帧设计			

---

出版人	徐江
出版发行	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29号 邮编: 830012) Http://www.qingshao.net E-mail: QSbeijing@hotmail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制	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20×980 1/16
印 张	25.25
字 数	250千字
版 次	2009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3月第8次印刷
印 数	43 301—53 300册
书 号	ISBN 978-7-5371-6057-5
定 价	3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，可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
服务电话：010-84853493 84851485

## 第一回 【拳打镇关西】

北宋末年，一派歌舞升平景象。

此时正是宋哲宗在位，首都东京汴梁有一个破落户子弟，名叫高二。此人从小不务正业，只好使枪弄棒，但踢得一脚好毬。因此人们不叫他高二，都管他叫高毬。后来，高毬被皇帝的弟弟端王看中了，养在府里专门陪他踢毬解闷儿。这下高毬发迹了，他便将“毬”字的“毛”旁去掉，改做“俅”字。从此，人们就都改叫他高俅了。

这位端王名叫赵佶(jì)，也喜欢踢毬，所以对高俅特别宠爱。不久，哲宗去世，赵佶继位当了皇帝，他就是宋徽宗。没到半年时间，宋徽宗就把高俅提拔为掌握兵马大权的殿帅府太尉。

高俅选择吉日良辰，到殿帅府上任。所有的下属官吏、将领都来参拜，唯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没有来。高俅非常生气，立即派人将王进捉来，要将这个目无上司的王进痛打



一顿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幸亏众位将官劝住，方才罢休，只警告不许再犯。

王进不解，心想：这是谁对我如此痛恨？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他！王进认得高俅，早年高俅在东京汴梁当无赖时，曾被王进的父亲打翻在地，好几个月起不来床，敢情一直怀恨在心——可见他这次是想公报私仇，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王进。

王进心想：俗话说，现官不如现管，如今这高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要想找机会整治自己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？于是王进回家找母亲商量，最后决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”。可是能逃到哪儿去呢？王进说：“听说延安府老种（chōng）经略相公求贤若渴，孩儿便去投奔他，就凭这身本领，不怕没有用武之地。”母亲也同意。于是，王进母子二人连夜起身，只带了些盘缠细软，逃离京城。

王进和母亲一路上饥餐渴饮，晓行夜住，不觉走了一个多月。这天下午，王进对母亲说：“娘，前面不远就到了延安府地界，那贼子便再也抓不到我们了！”老太太口中念了句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”母子二人高兴，不觉多赶了一程，错过了旅店。

眼见日头偏西，王进就对母亲说：“娘，前面有个小村庄，我们就到庄上去借宿一晚吧。”母亲说好。于是王进就带着母亲来到庄上。迎面遇到一个庄客，王进上前将缘由说了。那庄客说：“这个我可不敢做主，还是请您随我去见我们庄主，让他老人家定夺吧。”

王进随着那个庄客来到一个大院，进入后堂，只见一位年纪在六十开外、头发花白的老者端坐在堂上。庄客向王进引见：“这就是我们庄主史老太公。”王进上前见礼，那史老太公也起身相迎，问道：“客官高姓大名，来此有何贵干哪？”

王进心想还是小心为是，于是扯了个谎，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东京人氏。因做买卖折了本钱，便想到延安府去投靠亲戚。”史老太公一听，微笑道：“不妨事，哪有扛着房子走路的？如不嫌弃，今晚就住在我家，明早再赶路不迟。”又忙叫人去安排晚饭，王进称谢不已。

不想第二天，王进的母亲因为一路上担惊受怕，又旅途劳顿，累病了。史老太公闻讯前来探视，一面请郎中给老太太抓药，一面安慰王进说：“客官不必烦恼，索性在我这里多住几日，等你母亲身体康复了再走。”王进千恩万谢，就陪母亲继续住在史家庄。

一日，王进伺候母亲吃完药，闲来无事，就在史老太公庄院里散步，不知不觉来到后院。王进隔着墙头，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，赤了上身，正在那里耍棍。只见那棍耍得虎虎生风，更抢眼的是，那后生的后背、胳膊上还刺了九条青龙，栩栩如生，煞是好看。

王进看着，不觉喝彩道：“好！好棍法……只是还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了，收住招式，提棍向王进奔来。他站到王进面前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何人？听你口气倒不小，敢与我比试比试吗？”

王进不愿惹事，正推辞间，史老太公闻讯赶来，喝斥那后生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转过脸来又对王进说：“客官不要见怪，这是我那不肖的儿子，从小就爱使枪弄棒，我老汉也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给他请几位教师，传授些武艺。只因他背后刺了九条青龙，远近的人都叫他‘九纹龙史进’。”

那边史进还在骂骂咧咧，不依不饶，说道：“你这厮，竟敢笑话我使棒！有本事下场来，咱们比画比画！”史老太公有意教训教训儿子，让他吃些苦头，便问王进道：“不知客官可会使棒？”王进说：“也略知一二。”史老太公欢喜道：“如此就请客官指点小儿一番，也叫他长长见识！”王进说：“只怕冲撞了令郎，老太公面上不好看。”史老太公忙说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

于是，王进也从架上拿了一条棍，在场地上拉开架势。史进一看，大喝一声，便举棍劈头盖脸地朝王进砸下来。王进不慌不忙，往旁边一侧身，轻轻巧巧地躲过了这一棒，同时手里的木棒平平刺出，正中史进的胸口。

史进大叫一声，“噫噫噫”退后几步，仰头便倒。王进赶忙上前一步，将史进抱住，口中连声说：“失手失手，小兄弟勿怪！”

俗话说：“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那史进也是见过世面的，眼见自己苦练多年的武艺在人家手上还走不到一回合，深知对方武功了得。史进爱



武如狂，难得遇到这样的高人，岂肯轻易放过？于是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对着王进倒身便拜，口称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小徒一拜！”

王进一时手足无措，心想：我们母子在此叨扰数日，多亏史老太公照应，正无以为报。又见这史进诚心诚意，憨直可爱，便答应下来。史进满心欢喜，史老太公也很高兴，立即叫人杀鸡宰羊，设宴款待王进母子。

史进请王进上坐，重新跪倒施礼，郑郑重重地给王进磕了三个响头。王进双手把史进扶起，这才对史老太公父子敞开心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本是东京汴梁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只因新任的太尉高俅陷害，挟私报怨，我母子走投无路，这才想到去投靠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。来到此地，不想得遇老太公父子，这也是缘分哪！老太公放心，我王进一定竭尽全力，悉心教导令郎，等报答完老太公的大恩之后再走。”史老太公赶忙道：“如此再好不过！”大家又说起如今朝廷奸臣弄权、小人当道，感叹一番。

自此以后，王进每天悉心传授史进武艺。有了名师的指点，史进的武艺突飞猛进，半年之后，他就已将王进的武艺学了七八成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熟。

有一天，王进将史进叫到身边，对他说：“大郎（史进小名）啊，俗话说，‘天下无不散的筵席’。凭你现在的武艺，这十里八乡的已经少有敌手了！为师也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你了，往后你要勤加练习，把学过的武艺融会贯通，多找高手切磋，切不可仗着武艺高强惹是生非，须知‘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’，知道了吗？”

史进一听师父要走，赶忙双膝跪下，苦苦挽留。知道挽留不住，史进禁不住流下泪来——几个月朝夕相处，史进已经对师父产生了很深的感情——害得王进也陪了几滴眼泪。最后还是史老太公将史进拉起来，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咱们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欲，而误了你师父的前程！”史进也并非不明事理，于是只好多送金银，与王进母子洒泪而别。

史进送走师父以后，每天更是勤加练习，骑马射箭更加纯熟。又过了半年，史老太公染病去世，将偌大一个家业全都留给了史进。史进一来年轻，二来自由散漫惯了，也不会照管家业，每天只知道骑马打猎，找人比试武艺。



离史家庄不远，有一座少华山。山上住着一伙绿林好汉，为首的有三位：一个叫做神机军师朱武，善使双刀，精通阵法，广有谋略；第二位人称跳涧虎陈达，使一杆点钢枪；第三位叫做白花蛇杨春，手使一口大砍刀。他们聚集了六七百小喽啰，占山为王，专门劫富济贫，华阴县官府也不敢去招惹他们。

正所谓英雄惜英雄。这史进不久就与少华山上的三位好汉交往上了，整天称兄道弟，

吃肉喝酒。这一年八月十五，史进请少华山上的三位头领到庄上小聚，共庆中秋佳节，不想被一个跟史进有仇的猎户向官府告了密。官府暗中调兵遣将，准备到史家庄围捕少华山贼寇。史进等人对此却浑然不知。

这天晚上，史进正同三位好友喝酒赏月，他们四个聊得正欢，突然听见有人高喊一声：“拿贼寇啊！”史进抬头四望，只见墙头上站满了官府的衙役，一个个手持刀棍，张弓搭箭。少华山的三位头领大惊离座，史进却镇定地说：“不要慌，兵来将挡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！”

跳涧虎陈达说：“史大哥，是我们连累了你！你不如把我们绑了，送交官府吧。”史进道：“自家兄弟，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！你这样说，倒像是我故意骗各位前来，好领功请赏似的。先不说这些，大家跟我来，咱们一同杀出去！”神机军师朱武眼珠一转，说：“硬拼不是办法，史大哥，你家可有后门？”史进道：“有，诸位随我来！”说着领众人直奔后院，想从后门突围。

刚打开后门，就见两个都头带着几十名捕快，往这边迎面赶来。史进见



躲不过，大叫：“兄弟们，索性跟他们拼了！”说完，他带领众人一路冲杀过去。两个都头不是史进的对手，落荒而逃，被陈达、杨春赶上，结果了性命。其他官兵见都头死了，便一哄而散。

史进等人杀出重围，便一同上少华山来。朱武三人见史进武艺了得，都劝他在此落草，也坐一把交椅。史进心想：我原本是庄户人家子弟，清清白白，如今不但家产被烧了个精光，自己也成了官府通缉的逃犯。真要是再在这里当了强盗，还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父亲？于是史进毅然辞别朱武等人，下山也往延安府来，打算找到师父王进，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

史进一路向西，来到渭州。他听说这儿也有个经略府，生怕师父在这儿，就进城去打听。他走进一家茶馆，向店小二叫道：“小二，来壶好茶！”“唉，来了！客官，您要的茶。”“多谢，小二，我问你，这里可有个经略府？”“有啊，前面路口左拐就是。”小二答道。“那儿可有个王教头？”“哪个王教头？这里姓王的教头有好几个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一个大汉走进来，店小二赶忙上前招呼：“哎哟，鲁提辖，哪阵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？快请进！”“少废话！上壶好茶！”那人说着，迈步往里就走。史进见此人生得身高体胖、肥头大耳，满脸的络腮胡子。

“客官，”小二转头对史进说，“您不是要打听人吗？这位便是本地的提辖官，你问他便知。”史进称谢了，向那大汉道：“这位官人，小人想请官人吃碗茶，不知肯赏脸吗？”那人听了，便大步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在史进对面，说道：“要吃便吃，洒家不用你请！”

史进抱拳拱手道：“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“洒家姓鲁名达，是这里的提辖，这位小哥是？”“小人史进，华阴县人，人送外号‘九纹龙’。”“哦，俺早就听说过你。唉，你到这里做甚？”史进答道：“我也久闻鲁提辖的大名，失敬失敬！小人只因一路寻访师父王进，来到贵宝地。”

“莫非是说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？”鲁达问道。

“正是。提辖知道我家师父下落？”

“嗯，他现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当差，不在此处。”鲁达说，“不过

不妨事，今日既有缘相见，且随我到街上吃碗酒去！”说完，也不管史进答不答应，拉起史进就走。

两人刚出茶馆没几步，只见一大群人正围着一个打把式卖艺的。史进说：“提辖，咱们也去看看热闹！”说着，他们分开众人，来到场中。

“师父……”史进上前一把握住那卖艺人手中的长枪，说：“您怎么沦落到这般田地？”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却是史进的启蒙恩师，人称“打虎将李忠”。

正是：龙困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

史进不忍见师父处境如此凄凉，便邀他一同上酒楼吃酒。李忠道：“好徒弟，等卖完了这几副膏药，我再陪你们一块儿去！”鲁达哪里等得及，上前提了他的货担就走。“提辖慢走！”李忠赶紧追上几步，说道：“那可是小人的衣食饭碗，千万别弄坏了！”

三人来到酒楼，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来。鲁达叫道：“店家，先打四角酒来！”“来啦！客官……啊不，提辖，请问还要什么菜？”“啰唆什么，尽管拣好的上来！”小二吐了吐舌头，下去了。

三人刚说得几句话，便听隔壁有人抽抽搭搭地啼哭，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。鲁达压不住火，对店小二怒道：“酒保！你也该认得酒家，怎敢让人在旁边哭哭啼啼，败坏俺的酒兴！”说着，举拳要打。

那酒保赶紧讨饶，说：“提辖息怒，小人不敢！那是一对卖唱的父女，身世实在可怜，他们原不知道老爷们在此吃酒。我去劝住他们便是！”“原来如此……那倒不必了！”鲁达说，“你去把他们叫过来。”

“啊？这……”酒保还以为鲁达要为难他们，面露难色。“啊什么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免得讨打！”“唉。”酒保答应一声，忙下去了。

不大会儿工夫，带上来一老一少。那女子大概十七八岁年纪，虽说不上有十二分颜色，却也算得上十分秀气。父女俩上来不知何事，吓得两条腿只是哆哆嗦嗦的。鲁达开口道：“不必害怕，俺来问你，你们方才因何啼哭？”

那老头儿到底上了几分年纪，勉强答道：“回老爷，小老儿本是东京人氏，来此投奔亲戚，不想那亲戚却搬到南京去了，俺老伴儿又得了重病，惨死在



客店里。我父女俩盘缠用尽，流落在此。不料这里有个镇关西郑大官人，看上了我家女儿，非要强娶她为妾，说好给三千贯典身钱。我正愁无钱操办她母亲的丧事，只好答应了。谁知文书上写明的三千贯，那郑大官人却分文不给，只强占了我女儿。还不到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就把我女儿扫地出门，我父女俩走投无路，无奈只得靠卖唱为生。方才不是有意冲撞老爷们，还望老爷们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父女吧！”

鲁达不等听完，立刻血往上冲，怒道：“好贼子！什么来历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？”那老汉答道：“只听说他是本城里状元桥下卖肉的屠户，姓郑，人家都叫他‘镇关西’郑大官人……”“啊呸！”鲁达不等他说完，就拍案而起，骂道：“我当是什么人，却原来是那杀猪卖肉的郑屠！”转过身对史进和李忠说：“你二人先在此宽坐，待俺去料理了那厮再来吃酒！”说着，抬腿就往外走。

史进、李忠见了，赶忙将鲁达的胳膊拽住，说道：“兄长请息怒，等明天有空了，再去找那郑屠不迟。”好不容易才把鲁达劝住。鲁达这才重新坐下来，对父女俩说：“老丈，刚才忘了问你姓什么，住在哪里。”那老汉赶忙答道：“小老儿姓金，小女翠莲，就住在前面东门的客店里。”鲁达又问：“俺送你些盘缠，让你父女回东京老家，你可愿意呀？”老汉忙说：“若是真能回到东京，小老儿一定不忘老爷的大恩。”

鲁达听他这么说，就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，对史进说：“洒家今日出来得匆忙，没有多带银两，你若有多的先借俺些，明日还来。”史进二话不说，也掏出十两银子，说：“这值得什么，还要哥哥还！”鲁达又对李忠说：“你也借俺些。”李忠听了，面露难色，半天才摸出二两银子。鲁达嫌少，没要，说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！”

说完，鲁达将十五两银子递给那老汉，说：“这些银子你且收下，赶紧收拾行李，明日一早俺来你住的客店送你！”那老汉千恩万谢地接了，领着女儿拜谢而去。

鲁达三人也没心思再吃酒了，只匆匆聊了几句，就各自散了。鲁达的银

钱用尽，对店主人说：“店家，酒钱先记在账上，洒家明日还你！”店主人忙道：“提辖请便，就怕您不来赊呢。”

回到家，鲁达晚饭也不吃，就气鼓鼓地往床上一躺，单等天亮后去找郑屠算账。

再说这金老汉父女得了回家的盘缠，便欢天喜地地收拾好行李，算还了客店的房钱和柴米钱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是非之地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金老汉雇了辆小车，推着女儿刚要出门，不料却被店小二拦住去路，推推搡搡，就是不让他父女俩出门。

正吵闹间，鲁达赶到，他一把分开金老汉与店小二，揪住店小二喝问道：“他少你店钱？”“不少。”店小二答道。鲁达又问：“那少你柴米钱？”“也不少。”鲁达怒道：“那你为何不让他父女出门？”那店小二吞吞吐吐地答道：“只是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快说！”鲁达喝道。

“只是他还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没有还，若是人走了，郑大官人来问，小人吃罪不起。”

“提辖老爷，”金老汉赶紧分辩道，“小老儿根本不曾收到那郑大官人的一文钱，当时他只给我们一纸空文哪！”

“是也不是？”鲁达拿眼瞪着店小二问道。

“这，这……”店小二嗫嚅着答不上来。

鲁达已知金老汉所言不虚，喝问店小二道：“这什么？”

“这都是郑大官人的主意，小人一概不知呀！”

“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还不放人？”鲁达喝道。

“不能放啊，鲁提辖，若是让他父女走了，郑大官人肯定饶不了我呀……”

鲁达不等他说完，照脸上就是一拳，打得那店小二眼前金星乱冒，一骨碌滚到房间里，不敢再出来。鲁达给金老汉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金老汉这才回过神来，推着女儿一溜烟儿去了。

鲁达怕店小二追赶他父女，就搬了一条板凳，横坐在店门口。那店小二

鄭屠

魯達

鄭屠



想去给郑屠报信，可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鲁达坐得累了，就索性躺下，睁着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约摸过了一个多时辰，鲁达估计金老汉父女走得远了，这才站起身，径直走到状元桥下去找郑屠算账。那店小二想先去给郑屠报信，怎奈鲁达走在前面，只得远远地跟着。

鲁达来到郑屠的肉铺前，对里面说：“来十斤瘦肉！”

郑屠一看是鲁达来了，赶忙赔笑道：“原来是提辖大人啊，哪阵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？”

“经略相公要十斤瘦肉，剁成肉末，不许有半点肥腥在里面！”鲁达道。

“听见没有？提辖大人吩咐了，赶紧去切！”郑屠忙叫店里的伙计去切肉。鲁达拦住伙计道：“慢着，他们手脏，俺要你亲自切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亲自切。”郑屠一面答应，一面开始动手剁肉。鲁达搬了一条凳子，坐在肉铺前面等着。足足用了半个多时辰，郑屠才把肉馅剁好，用荷叶包好了，对鲁达说：“提辖，叫人送到府上？”

不料鲁达说：“且慢！再切十斤肥的来，也要剁成肉末，不许有半点瘦的在里面。”

“这……提辖，刚才要瘦的，怕是府上要做馄饨用，要这肥的做什么？”郑屠问。

“相公老爷这样吩咐了，谁敢问他？你只管切来便是！”

“唉。”郑屠虽然答应了，可是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情愿。

又过了半个多时辰，郑屠把肥的也剁好了，喘着气对鲁达说：“提辖，叫人给您送去？”“先别忙，”鲁达又慢悠悠地说道，“还要十斤脆骨，也要剁成馅子，不许见半点肉星在上面。”郑屠一听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冷笑道：“提辖，莫不是来消遣我的？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鲁达已“呼”地站起身，抓起两包肉馅儿朝郑屠劈面打去，大喝一声：“正是！”那郑屠也是当地的一霸，当众被羞辱，恼羞成怒，便从肉案上抄起一把剔骨尖刀，从肉铺里“噉”地大叫一声蹿出来，直奔鲁达。



周围围了许多过路的人，但谁也不敢过去解劝，都远远地站着观看。在一旁偷看的店小二早就吓得呆了！只见郑屠一手提着尖刀，朝鲁达猛力刺去。鲁达虽然身材高大，但步法灵活，往旁边一闪，顺势抓住郑屠拿刀的手腕，另一只手则挥拳朝郑屠面门打去。

郑屠躲闪不及，被鲁达一拳正打在鼻梁上，顿时鲜血迸流，刀也撒手了。郑屠倒在地上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被鲁达赶上一步，一脚踏住胸口，骂道：“好你个大胆的狂徒！俺在此任提辖多年，也没敢叫过什么‘镇关西’；你一个杀猪的屠户，狗一样的人，也配叫镇关西？快说，你是怎么霸占人家女儿的？”

郑屠被打得不轻，可嘴上还不吃亏，不怒反笑道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！”鲁达气得大怒，骂道：“好奴才，叫你嘴硬！”提起醋钵般大小的拳头，又是一拳，直打得郑屠感觉脑袋里嗡嗡直响，嘴巴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连连告饶。

鲁达道：“恶贼！你要是死硬到底，我还当你是条好汉，兴许饶了你；如今你求饶，俺却偏偏不饶。”说着，朝郑屠头上又是一拳。不料这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，眼见得郑屠只有进的气，没有出的气了。

鲁达也吃了一惊，心想：俺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也就算了，不想取他性命；谁料这厮不经打，竟然被俺三拳打死了！吃人命官司也不要紧，只是没人给俺送饭，还是逃走吧。

于是鲁达站起身，指着地上一动不动的郑屠说：“好啊，你装死，待俺慢慢再和你理论！”说完，转身迈开大步朝城门口就走。肉铺的伙计和围观的乡亲见了，谁敢阻拦？鲁达出了南门，一路匆匆走了。

那边郑屠的老婆把鲁达告到衙门，在大堂上哭得死去活来，非要官府严惩凶手。官府没办法，立刻按下逮捕文书，悬赏捉拿杀人凶犯鲁达。

这一天，鲁达来到代州雁门县，见一群人正在城门口围观一张榜文。鲁达不识字，也挤进去看热闹，只听有人念道：“杀人凶犯鲁达，原是渭州经略府提辖……”上面还有自己的画像。

突然后面有人将他拦腰抱住，口称：“张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”

## 第二回 【醉闹五台山】

鲁达听人喊自己“张大哥”，以为是认错了人，回头一看，那人却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前日搭救放走的金老汉。

金老汉不由分说，便把鲁达扯到一个僻静处，对他说：“恩人，你好大胆！你不见那官府的榜文上画着官人的画像，写明了年龄、籍贯，还悬赏一千贯要捉拿恩人？你怎么还敢去看？”

鲁达听了，连连摇头道：“画得不像！不瞒你说，俺不认识字，所以过去看看……”金老汉截住他的话头道：“恩公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请随我来。”

鲁达知道金老汉不会有歹意，就放胆随他穿街越巷，来到一所民宅前面。金老汉推门叫道：“翠莲哪，你看谁来了！”一面招呼鲁达进屋，说道：“恩人，这便是我家，请进来说话。”

鲁达被让到里屋，在一张桌前坐下。金老汉又对女儿说：“翠莲哪，是大恩人来啦！你快出来吧。”翠莲应声出来。

鲁达一看，这时的翠莲身穿绫罗绸缎，哪还像几个月前那个卖唱的小姑娘！鲁达不解，正要问。金老汉对翠莲说：“女儿啊，还不快来拜见恩人！”翠莲听说，赶忙俯下身，恭恭敬敬地给鲁达道了个万福，口称：“多谢恩人救命之恩！”鲁达赶忙将她扶起，说：“罢了，什么事，还值得一提！”

金老汉道：“恩公，不想这次连累了你，老汉我实在过意不去！”鲁达道：“算不得什么，都怪那郑屠不经打，谁知三拳竟打死了，也是命该如此……”

对了，你们父女不是要回东京去，怎么又在此安身？”

金老汉道：“恩公有所不知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女儿呀，快去备些酒菜，替恩公接风洗尘！”翠莲答应一声，便下去了。

金老汉接着说：“自那日我父女逃出客栈，本想回东京老家，又怕那郑屠知道我家底细，派人追赶，所以没去东京，却一路向北而来。偏巧路上碰到一个在东京时的老邻居，他在此地做生意，就先随他在此地安顿下来。后来又经他替我女儿做媒，将小女嫁给了本地的一位赵员外。虽然是个填房，却也有吃有穿，还在这里给我父女置下了一处宅院，倒也逍遥自在。”

鲁达道：“看你父女俩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洒家也就放心了！”金老汉笑道：“还不是托了恩人的福，要不我们父女俩能有今天？”

这时，翠莲将酒菜摆上。金老汉对她说：“翠莲哪，恩公也不是外人，你也坐下来吧，咱们父女俩共同敬恩公一杯！”说着，同翠莲一起举起酒杯。鲁达赶忙说：“不敢当！”说着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金老汉又问：“恩公，不知今后有何打算？”鲁达道：“俺也没什么打算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呗！”翠莲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，金老汉瞪她一眼，翠莲赶忙憋住。金老汉转过来对鲁达说：“既如此，要不然老汉同赵员外说说，看他有什么好去处，恩公意下如何？”

“那敢情好，只是不知你这个老丈人能做得了女婿的主吗？”

“惭愧，惭愧！”金老汉答道，“恩公，要说我这个女婿，可不像别的有钱人，他也好使枪弄棒，专好结交江湖上的好汉！恩公请宽心在我家住几日，成与不成的，待我问过之后便知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得门外有人敲门：“翠莲，是我呀，开门！”

金老汉一听，对鲁达笑道：“‘说曹操，曹操到。’翠莲哪，快开门去！”翠莲答应一声便出去了。

不大会儿工夫，门帘一挑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口中说道：“丈人，我家恩人在哪儿呢？”

鲁达一看，此人约摸四十岁年纪，衣冠楚楚，神采奕奕，想必就是金老

汉说的赵员外了。

金老汉赶紧站起身来，替二人引见道：“这位是我家姑爷赵员外，这位便是俺家的救命恩人——鲁提辖。”

鲁达忙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那赵员外道：“提辖不必客气，翠莲的恩人，也就是我赵某的恩人！来来，快请吃酒！”鲁达便把酒干了。

赵员外道：“听说提辖为此事惹上了人命官司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金老汉接过话来说：“怎能有假，如今官府正在城门口贴出榜文，到处捉拿恩人呢！”

“哦？不知提辖可有去处？”

“噶，咱们正为此事犯愁呢！”金老汉道。

“嗯……如此这般，我想请提辖先到我庄上住几日，慢慢再想办法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鲁达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怕连累了官人。”

赵员外道：“不妨事，我在本地还算是个有头脸的，庄上多个把人旁人也看不出来什么，提辖请放宽心！”

鲁达见赵员外虽是个土财主，但为人豪爽，又说得至诚，就答应道：“如此便叨扰了！”

“提辖说哪里话来？今晚您先在这儿歇息，明日一早我就派人来接！”

四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赵员外便起身告辞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果然有个人骑了匹马，随从几个人抬了一乘软底小轿来到金老汉家门前。

金老汉开门一看，来的正是赵府的家人，就叫他们把轿子抬到后院，然后对鲁达说：“恩人，我姑爷家接您的人来了！”

鲁达答应一声，来到院里。金老汉叫鲁达进轿子，鲁达不肯，嚷道：“俺又不是小媳妇，脚小走不得路！”金老汉赶忙止住他道：“恩人切莫高声，这里人多眼杂，赵员外也是一番好意，他这是生怕走漏了风声！”